

● 高云 高挺之 著

桥魂

QIAO HUN





作家小传

高云，诗人，纪实文学作家。辽宁金县华家乡高家炉人。解放前，只读过六年书。16岁开始当钳工。后进过师范学校，当过教员，坐过科室，进过行政干部学校。1953年开始学习写作，十年动乱前曾在《人民日报》等处发表300多首抒情诗以及小说、散文、评论等。出过诗集《满天飞霞》（与人合集）、《诗刊》等报刊，曾多次评介过他的诗作。作为一名诗人，包成名于五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调到《海燕》编辑部，任编辑至今。

这十余年来，在编辑之余，曾在《诗刊》等

几十家报刊，发表了200多首长、短诗，发表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和20多万字的评论文章。他的评论文章最近结集为《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出版。正如评论家邓荫柯先生在该书序文中所写：“作为一名诗人的高云和作为一名评论家的高云，逐步被读者所认识。”同样，作为一名纪实文学作家的高云，通过这本书，也会逐步被读者所认识。

这些年来，他还出版了报告文学集《腾飞吧，七星》《与人合作》。他的小说，被收进四个选本，他的诗被收进八个选本。

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大连市作家协会理事。

高挺之，系作家高云的次子。1962年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省内一所重点中学任专职团委副书记，后在一家著名的工厂做管理工作，现为大连日报记者、文艺部编辑。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他在学生时代即发表过史论、文艺评论、散文、诗等。后在《辽宁日报》、春风文艺出版社、《海燕》等处多次发表过文章。曾和其父一起出版过《在橘黄色的灯光下》的文学评论集。

序《桥魂》

单 复

我喜欢大连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在那里我有许多耍笔杆子的朋友。潮涨潮落，月圆月缺，大海的浪潮却永远为我们唱着“友谊之歌”。老虎滩的金色沙滩上，浪花飞溅的海岸边，不时闪动着我和朋友们散步闲“泡”的身影，这中间就有当时的年轻诗人高云。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黄金岁月啊！五十年代我第一次下去挂职体验生活，选的就是枕在大海臂弯里赫赫有名的大连造船厂（那时叫中苏造船公司）。在这里，我可以日夜听大海的歌唱，看船头上飞溅的蓝色浪花，感受到造船工人劳动的艰辛和喜悦。

越年，一场政治风暴刮来，我就消失了，一去二十年，待重回辽宁作协编《鸭绿江》时，已垂垂老矣；欣闻和我同命运的一些大连朋友，也都“改正”归来。而高云则在《海燕》编辑部工作，并不时在报刊上读到他的诗、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还有评论。由诗人一变而为“十八般武艺”样样能耍一套的作家、评论家，我心里不禁暗暗赞叹，此老弟不简单。再以后，听说他儿子挺之也离开了工厂，在《大连

日报》文艺部编辑副刊，还不断读到他的散文，小说，人物专访和评论等作品。邓刚说：挺之在大连的评论，是数出众的。又说：这小家伙是有才华的，很有可能出息成一把手。小一辈的居然也多才多艺，更为之庆幸。

高云是以诗起家的。在五十年代的辽宁诗人群中，他与刘镇、晓凡齐名。春风文艺出版社曾为他和刘镇、李代生出版过《满天飞霞》的三人合集。上海出版的《萌芽诗选》选入他的诗作多首。北京《诗刊》二次评介过他的诗，诗人厉风主编的《辽宁卅年诗选》（1979年）选入他的诗四首，年轻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诗人了。近年来，他的小说被选入四个选本，诗被选入八个选本，最近，省出版社又为他出版了十五万字的评论集《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成绩可谓令人瞩目，但他象竹子似的，虽青枝绿叶，内心还是谦虚的，仍然一如既往，每日如老牛拉犁那样，辛勤耕耘他醉心的那片文学园地。

人世沧桑，白驹过隙，转眼又十余年过去了。不期近接高云来信，谓和儿子挺之合出一纪实文学的集子《桥魂》，意欲请我这位“老哥”为之作序，我随即复信首肯，并为其祝贺。不久，春风文艺出版社晓路同志送来书稿。高云体谅我年纪大了，叫我选读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可以了。但我的习惯是既要写序，就非每篇必读不可，读后还随时做点笔记，哪怕费心吃力，不如此于心不安。何况，这也是一次向朋友学习的机会。

读后，第一个印象是：好一对多才多艺的“父子兵”（兵，战士也），高云在工厂二十几年，挺之离开工厂也才

一年多，都有一种工人阶级脚踏实地的干劲和气质；现在从事的又都是文艺编辑工作，当代意识强，信息灵通，接触面广，思想活跃。父亲老练、圆熟，深思熟虑，儿子敏锐，潇洒，才华横溢。高云的笔墨比较深沉，凝重，洗练，生活气息浓郁，有时也不免拖拉，松散。如写大桥工程几篇分量很重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世间冷暖有人知》等，有时也写得诙谐、幽默，颇有风趣，如《鲜红的荔枝》等。挺之的小说则有点象散文，抒情气氛浓烈。他的文笔轻松自如，文采照人，但也有些稚嫩，随意，如《黄昏时，远处有白帆》，《静悄悄的夜，在等待》诸篇。其人物专访，如记著名作家邓刚的《人在生活里，“神”在感觉中》、记著名画家韩美林的《唯有此曲振心波》等，则写得亲切、逼真、灵活，如见其人的修养、气质和风采。乃父乃子的共同特点，则使作品里充满了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

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作者以昂扬的激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描写了一支时代的主旋律。正如他说的：

“任何一位有出息的，有条件的作家，都应该深入到沸腾的生活之中。时代造就英雄，改革的年代自然当有豪杰的赞歌。”他和挺之为了写这集子第二辑的报告文学时，曾深入到大连香炉礁模式高架立交桥、沈大高速公路普兰店海湾大桥这两个重点工程以及几个大的工厂企业，进行采访和体验生活。他们“深深被那些为人民干实事的实干家和企业家的业绩所激动，所鼓舞。我觉得他们才是我们社会的脊梁，社会的中坚。工人阶级的气质和本色，就是通过他们的作为和行动体现出来的。”（见《后记》）于是在激动和思考之余，集

中笔力创作了《风雨纵横好题诗》、《吹拂他的，是那海湾的风》、《海湾决战非一役》、《群星照海湾》诸篇描写桥梁工程的力作。为李振荣、王兆臣、栾恒久、吴文夫、刘盛洲、褚宝岩、汪集刚、郭世宽、苏昭佩等实干家、企业家和英雄的工人們的忘我劳动精神，满腔热情地谱写了一支支赞歌；为他们的“无私坦诚，一心为公，殚家舍业，忘我工作的博大襟怀和精神世界”（见《后记》）而衷心地颂扬；为他们的“不顾坎坷路途，敢于披荆斩棘，他们的勇于攀登，锐意进取的品格、情愫、气魄的境界”而深深感动。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炎黄子孙的俊杰。读后，激人奋发、向上，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人生能有几回搏”，能挺起腰板为祖国建设事业拼搏一番，该是多么幸福，“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没有这种奔腾飞跃的气魄，枉为中华儿女。

这种激发人们奋发图强，报效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应该是我们当代文学艺术的主潮。

这一系列作者称之为“桥魂”的报告文学，还给人一种崇高的壮美感。例如《风雨纵横好题诗》，当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经历、阅历、学识、能力、决策水平和指挥韬略，最后决定任命市长助理李振荣为香炉礁立交桥工程总指挥时，他感到既兴奋又激动，作者描写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他将似一名出征的将军，率领一支建设大军，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凝固的彩虹’，留下一幅‘立体的画卷’，留下一曲明快、和谐、优美而又流畅的‘有形音乐’……”。但他又想：

“这是我承担得了的吗？行，一定行！我一定要承担下来，尽管这副担子太重，太重！”他的考虑是对的，实践证明，香炉礁立交桥工程这副担子对他来说，是大重太重了！横在他面前的，是一道道艰难险阻的难关在考验着他。

他碰到的第一个简直难以跨越的难关是，在工程进入白热化阶段，作为工程关键部位的48"—54"桩基井，挖到20米深时，发现了石灰岩地质，用镐头一刨，溶岩纷纷塌落到下面溶洞里，地下水和倒灌海水直涌上来，浸泡着海水的井壁上的土开始剥落，继而“轰”的一声，桩基井全部坍塌了。有的桩基井每小时涌水量竟达800吨之多。指挥部集中水泵排水，工人们奋战了几天几夜，精疲力尽，而进度却十分缓慢，这显然要拖整个工程进度的后腿。工程指挥部的指战员们，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眼睛都熬红了。作为总指挥的李振荣，更是心急如焚，他清楚知道，世界各国的建桥史上，都曾出现过，往往由于一个桩基井没挖好，而使整个桥梁工程向后推迟一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难道自己指挥的工程，也要遭到这不幸的结局吗？

作者如实地把他的主人公，摆在关键部位和极端困难的关键时刻上，让我这个读者也为之扼腕，为之焦虑。我想，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李振荣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这半个月来，他的体重已减了七斤：“这几天，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分析情况，衡量局势，到桩基井下同技术人员一起测量、计算，他要带领大家将工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首先带领大家从这条险象环生的荆棘道路上冲过去，狠狠地冲过去！”决心就

是力量，智慧就是武器，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他脑中形成了，他狠心下了这样一道命令：“从今日起，指挥部锁门，一个人也不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进人！”“自今日起，指挥部的行政领导、技术干部，全部下到48°—54°这七个桩基孔，不同力量搭配成小组，每个井一个小组，下去！包井突击！”“破釜沉舟，雷厉风行，应变的才能、决策的果断，指挥的韬略，责任心和胆识。临战前，他庄重宣布：“把最困难的那个井口，留给我！”就率领大家大步向工地奔去。

作者把李振荣这个总指挥的形象，活脱脱地竖立在读者的面前，俨然一座雕像。

真是速将不如激将，消息传到铁道部十三工程局指挥部，上下一齐震动了：“咱们承包的地段，怎能总让总指挥部的领导干部下去蹲井坑！我们怎么办？”指挥部迅速作出了最果断最有效的决定：以党委书记、局长为首，抽调足够的精悍技术领导干部，编组搭配，分散到各个桩基井口：“全力以赴，闯关！”两个指挥部的干部会师了，作者激动地写道：“这是一场技术的大会师，经验的大会师，是科学管理的大会师，是昂扬斗志的大会师，是冲天干劲的大会师！”

众志成城、攻关夺隘，困难迎刃而解，拦路虎被消除了。当然，前面还有一道道困难，一座座关隘，等待着李振荣们去攻克，那就不一一论述了。

今天，当大连的朋友，不无骄傲地向我们指点那座远远就可以看到的，似道彩虹，似条腾空的金龙——全国最大的香炉礁立交桥时，再来谈谈作者这篇报告文学（还有其他几

篇)重建建桥时的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以及建桥总指挥李振荣和广大干部、工人的业绩,我们就会衷心为他们和作者而祝福了。

其他篇章,如《世界,应该是凝聚的》写大连第二水泥厂厂长褚宝岩,如何把一个破破烂烂的工厂,改变为一个花园式的工厂;如《自古巾帼多豪杰》,写大连玻璃厂女厂长苏珥佩,如何使这个面临着全方位滑坡,危机四伏濒临倒闭的厂子,起死回生的业绩。限于篇幅,就只好省略了。我想,有了以上的评介,读者对《桥魂》亦可略窥个大概!

这篇序言就写到这里吧,敬请作者和读者指正。

一九九〇年四月于新乐寓所

目 录

序《桥魂》·····	单 复
------------	-----

第 一 辑

踏着厚厚的积雪·····	1
黄昏时，远处有白帆·····	54
静悄悄的夜，在等待·····	56
迎春花盛开的季节·····	58
鲜红的荔枝·····	68
世间冷暖有人知·····	73
深情的大海·····	81
冲出漩涡·····	91
云消雾散·····	114

第 二 辑

风雨纵横好题诗·····	132
--------------	-----

吹拂他的，是那海湾的风·····	200
海湾决战非一役·····	228
群星照海湾·····	247
掉在坑里的副总指挥·····	247
吴文夫的梦·····	252
财神爷刘盛洲·····	256
道桥专家所走过的路·····	260
国政绵速描·····	263
他颇具大将风度·····	266
王刚如是说·····	271
世界，应该是凝聚的·····	275
拉纤人的命，不一定是苦的·····	297
郭世宽轶事·····	316
自古巾帼多豪杰·····	336

第 三 辑

唯有此曲掀心波·····	353
翰墨振云翻 华文起渊龙·····	366
书家有道唯纯厚·····	373
人在生活里，“神”在感觉中·····	383
泛舟艺海翰墨香·····	393
轻弹低吟月自圆·····	396
后 记·····	399

踏着厚厚的积雪……

一对年轻夫妻的家庭风波，吹皱了我脑海中已经沉积二十多年的记忆。它使我又想起一件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家庭悲剧……

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滨海造船厂的宽敞的俱乐部里，正举行着“瑞雪迎春文艺晚会”。别人都说这位舞台监督太大胆，竟把两个个人节目安排在开场和结尾，不怕开不好头或压不住尾而砸了锅。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因为这位舞台监督最了解这两个演员的底。果然，当轮机车间的戚天玉演出的小提琴独奏——《冰上圆舞曲》时，整个剧场里回荡着那小提琴的欢快、柔和、优美的旋律。除此，再没有一点别的声音。当戚天玉在热烈的掌声中退往后台时，舞台监督高兴得忍不住把他抱起来，抡了一圈。这时，有位一直站在侧幕听天玉拉琴的姑娘，落落大方地走了过来。她那身漂亮的金丝绒演出服，更突出了她那顾长的身材和曲线，一双泉水般的纯净的眼睛，含着柔和的光。显然，小提琴的独奏，引起了她的共鸣。她略一踌躇，便大方地伸手表表示祝

贺。年轻的舞台监督忙拉过有些腼腆的戚天玉介绍说：

“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柳枝青。是我小学时的同学，而且是同桌。现在是船体车间的统计员。”他趁天玉与她握手时，又对姑娘讲：“他的名字，你已听过报幕了。他呀，是我中学的同学，也是同桌。看，多巧，我小学的同桌与我中学的同桌相遇了。”这时，他才感到：太巧了！“那么，你们俩也该算是同学了，好象有个数学公式，就是这么推算的。”他们俩都被此话给逗笑了。气氛立即轻松、自然得多了。

最后一个节目是柳枝青的女声独唱——《蓝花花》，她唱得确实太好、太美了。一阵阵掌声滚动在大厅上空。天玉也站在刚才枝青曾站过的大幕侧，目不转睛地盯着前台，兴奋、激动、欢快、喜悦之情流露在脸上。

当演出结束时，由高空飘拂而降的大朵大朵的雪花，轻轻地、向涌出俱乐部大门的观众的脸颊上、脖子上飞来。透过迷迷茫茫的雪花儿，人们可以认出，在前面不远并肩走着的一男一女，正是刚才在舞台上，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戚天玉和柳枝青。只见他俩在扑面而来的雪花之中有说有笑地走着，在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

真没想到，这次“瑞雪迎春文艺晚会”，竟给天玉和枝青迎来了爱情的春天。他俩的恋爱，成为这上万人大厂里人人皆知的新闻，大家都说：这是天生的一对。你看，那光荣榜上，挂着天玉的英俊照片；那广播喇叭里，传来枝青的事迹；那宣传橱窗里，又挂着他俩同台演出的大幅剧照；有线广播里，播放着他们演出的节目……

是的，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年轻情侣啊！

转过年春天，市里举办滨城职工文艺会演，他们又代表滨海造船厂，双双对对参加了这次会演。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会演中，他们又分别荣获了特等表演奖。这下子轰动了，引起了文艺团体的注意。很快，柳枝青就被调到市歌舞团去，成为独唱演员。

听说，歌舞团也想调天玉去，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方案流了产。有人说，天玉是个革新能手，去拉小提琴，可惜了一身手艺。也有的说，歌舞团的马团长不同意，才没调成。

但是，不管调成没调成，爱情的潮水已蓄满心窝，又在—一个“瑞雪迎春”的日子里，他们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是那么甜美，第二年的秋天，他们就有了个女儿。可能是为了纪念第一次相会，他们便给女儿起了名字，叫“雪雪”。女儿刚刚八个月时，歌舞团由马团长带队，到北方十大城市进行巡回演出。枝青是主要演员。

每到—个城市，枝青的演出都获得成功。于是报纸，纷纷报道；电台，频频播放。一致称赞乐坛上又升起—颗引人注目的新星。

尽管演出任务很忙，枝青还是坚持三天五日给天玉—封信。她把那些评论她演出情况的报纸，连同她对丈夫、孩子的思念—起寄给天玉。有—封信，她告诉天玉，在台上唱到《摇篮曲》中：“宝贝，你爸爸正在……”时，她流泪了。她写道：“天玉，我想轻轻地拍着雪雪，我想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玉，接到这—封封带着柔情的信，捧着那些登载着成绩的报纸，尽管有时也为爱人远离而感到孤寂，但

更多的是激动、是幸福，他用比枝青写得更多的信，去宽慰枝青。

那雪片似的信笺把日月穿起来计算，一晃四个月过去了。天气渐渐地冷了起来。

天玉突然收到他弟弟戚天石的一封信。天石也是歌舞团的小提琴演奏员，和嫂嫂枝青一起去巡回演出。不知为什么，在这封信里，他把马团长大骂了一番，并委婉地暗示哥哥要提醒嫂子注意点，离马团长远一些，免得上当了圈套……那封信的结尾又宽慰天玉：“当然，目前还没发生什么卑鄙的事。请哥哥放心，如果真发生那种事，我们老戚家的男子汉，是不会悄悄咽下这口气的……”

这封信，天玉读了好几遍。他仿佛感到天石在含沙射影地告诉他一件什么可怕的事儿，这没有明言之中的潜台词，在他的心里起了作用。他想起最近读的一本俄国小说，那位美貌动人的女主人公，在丈夫的面前柔情似水，可是丈夫刚刚外出几日，她就迫不及待地去幽会情夫的情节，简直象在他的心湖中投下一枚石子儿，立即掀起涟漪……他感到眼前一阵眩晕，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清醒、镇静下来。心想，为什么要写信去提醒她？她又不是小孩子。如果她把她心偷偷给了别人，那么这绝不是靠“提醒”就可以移过来的。那我何必再苦苦地恋着她……

这个倔强而又多疑的人，不仅没有给枝青写信提及此事，连给枝青回信，也倦怠了。回信的间隔拉长了。往日的炽热的感情，一下子降到低温。尽管枝青的信一如既往，而且在多次来信中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他的信写得

这样少，感情那么冷。但天玉看过之后，都嗤之以鼻，顺手扔到一边，甚至几封信压在一起再拆开。这些，过去最愿意听的甜言蜜语，如今在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下，象在听一个被识破的骗子的话似的，露出一丝丝冷笑……

严寒的季节来临了。

巡回演出即将圆满结束，枝青突然接到天玉的一封信。说他现在立即要到广州船厂出差，为期也是半年，孩子安放在奶奶家里。

接到这封信，枝青的心象掉进冰窟窿里，凉透了。她彻底明白，这两个月来，天玉的信越来越少，而且是寥寥几行字，绝不是没有因由的。现在，这明明是借出差躲着自己呀！

她多么想立即回到那朝思暮想的滨城。多么想马上见到亲爱的女儿，雪雪不是已经一周岁多了吗？孩子过生日时，妈妈不在身边，天玉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也真难为他了……她是多么想立即见到天玉啊！见了面，一定好好地问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可惜，他已经走了，到广州去了。

新年的前夕。在一个风雪迷漫的黄昏，枝青回到了北国的滨城。整个城市全披上了银装，大风雪使开往工人村的汽车暂时不通了。枝青只好打消了立即去婆婆家接女儿的打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着满腔的孤寂和委屈，回到那个属于她和天玉的小家。